文学新观察

文学期刊搭建数字阅读平台

宋　庄

前不久，《人民文学》杂志以自主开发“醒客”阅读App，自创数字阅读品牌。醒客App是以手机阅读为主的新媒体，类似于“豆瓣阅读”的丰富而分类清晰的内容，醒客跟微信公众号捆绑在一起，又有自己的独立性，醒客的“盒子”是平台重要的内容组合方式，读者能从中查到很多资料，类似开放的公益图书馆。《人民文学》在醒客上尝试和各地市合作，推进全民阅读，希望为读者提供雅致和丰富的阅读线索。

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期刊不满足于以往数字化实践中的“客场”身份，为传统文学作品在数字化环境中的价值实现探索出路。

利用新媒体优势传播推介文学期刊

作为国内权威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新媒体的合作与尝试上也走在前列，杂志官网、官博开通已近10年，如今还设立微信公众号，粉丝和关注度一再攀升。今年，《人民文学》设法购进了多套历史合订本，打算把所有内容数字化，其资源涵盖“五四”新文学以来直至当下新产生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如果能建成数字库，并在App平台上应用，将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很有价值的资料。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希望，《人民文学》在与新媒体融合、在全媒体开发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支持，做出更大影响，带动大家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学。他认为最可靠的方式，是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自主开发、独立运营。”

“如果只在网站或微信上刊发当期的内容，那跟杂志没有太大区别。我们希望在数字平台上和读者互动。”施战军说，“文化精品需要载体，目前看除了纸质别无更好选择。也许过一段时间会被多媒体代替，但是从选稿、编辑、审稿、校对的认真严谨程度上看，从保证质量和可留传度上看，纸质杂志无可替代。目前在醒客和微信上做文学推广，还是以刊物为核心，做外围的有益补充的工作。”施战军说，《人民文学》不求爆发性的效果，也不以刺激性的东西吸引眼球，文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风度。

《十月》杂志与新媒体的合作包括：利用新浪微博、博客、豆瓣小站等工具，与作者、读者群体互动交流，利用百度云盘、百度知道等平台，发布、分享目录文档等相关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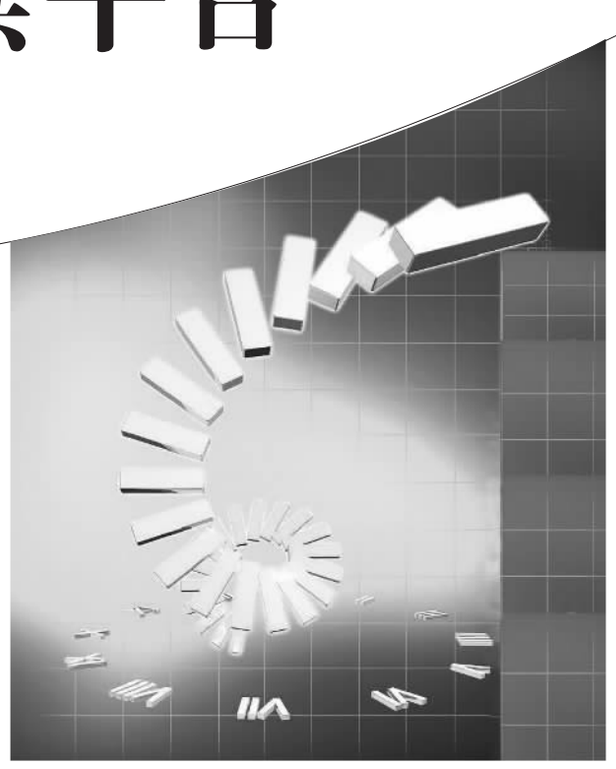
2014年，《十月》在亚马逊Kindle线上商店推出了期刊电子版出售。2015年起，《十月·长篇小说》通过北京报刊发行局捆绑销售期刊电子版。

目前，《十月》杂志在官方博客和微博上对杂志历年经典名篇、经典作家、杂志历史进行了资料整理与普及工作，《十月·典藏时光》经典作品文库电子版，也即将在亚马逊Kindle电子书商店发布，届时读者可一览小说、诗歌、散文等各文类35年、共计8卷500余万字的经典作品，这些内容是当代文学30多年发展史的历史见证。

《十月》副主编陈东捷介绍，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构建出一个《十月》文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形成了某种公共的情感体验和智力生活，比如读者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滚钩》等作品的热评和讨论。

《北京文学》很早就关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在2001年就与“新浪读书”合作推出了《北京文学》电子版，这在当时的全国文学杂志中当属首创。

从2004年开始，该刊又与龙源国际期刊网合作，推出海内外电子阅读版。“与新浪和龙源的合作初衷，是想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广宣传杂志，最大限度扩大刊物的影响。现在看来，主要效果还是在宣传上，经济收益微乎其微。”《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说，刊物很早就有官方博客和微博，微信公众号则是今年元旦才开通，官方博客、尤其是微博的活跃度和人气在全国文学期刊中迄今也属领先。通过博客、微博和微信，编辑尝到了与读者及时沟通的甜头。



版权难题困扰多媒体融合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认为，文学期刊数字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传统的阅读方式跟电子时代的阅读方式怎么交接，读者层的更替如何适应，还需要以新的方式探索。”

在新媒体合作中，程永新坦言技术性的工作耗费较大精力。“除了介绍新的内容，《收获》还刊登过去的作品，这就必须争取作家们的授权。但是作家的长篇小说在刊物发表后会出书，图书版权往往和电子版权连在一起，因此版权争取就有些困难。”尽管如此，2015年的纸质订阅比较平稳，《收获》的淘宝店和亚马逊店的销售也稳步增长，尤其可喜的是，微信公众订阅号已有4万多人。

《当代》的新媒体之路始于1999年，自龙源期刊网进入电子出版领域。“2010年前后，我们开始和中国知网合作，收入虽然不多，但是电子化能吸引青年读者，有利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在电子出版物中，反复申明只有刊物的整体版权。”《当代》副主编杨新岚说。

近日，《当代》网站重新开张，微博和微信几乎一日一更新，起到了联系作家和读者、扩大影响的作用。

因为《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或不健全，造成了网络侵权的界定之难，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期刊发表的中、短篇作品的网络版权被盗用或贱卖，一些文学期刊和选刊也曾因此被作者告上了法庭。

内容是文学期刊的最大价值

网络的兴起无疑对文学的流通甚至创作产生重大影响。《钟山》主编贾梦玮说：“网络也只是媒体，对文学内容、文学精神无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先进、快捷的媒体，如果没有优秀的内容，也只能是‘空转’。所以《钟山》的核心任务还是发现、催生优秀的文学作品，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人在网络时代的灵肉遭际和困境。在此前提下利用新媒体的优势，让读者以方便、喜欢的方式阅读《钟山》，让《钟山》发表的优秀文学作品影响更多的人。网络不是文学的敌人，也不是文学的救星，而是文学的新工具。”贾梦玮表示，《钟山》的电子版用户在不断增长中。

杨晓升也表示，他们将全力办好《北京文学》，力推精品力作，最大限度保证刊物应有的品质和影响力，同时密切关注新媒体的发展动向，持续培育关注度和粉丝数的增长，以便进一步扩大对每期内容和杂志的宣传。

面对新媒体的膨胀，《当代》也在观察和思考，力求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坚持文学记录中国，老老实实办好自己的刊物，通过更多的渠道，为时代，为人民呈现一个精品级的文学刊物。

《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茅盾在《发刊词》中说：“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施战军认为，茅盾所说的这番话是一本杂志历久弥新的文脉，也给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提供了渊源般的动能，那就是：抓原创精品，以扎实、踏实、充实的文学劳动，努力促进更多民族原创性精品力作涌现。

松口，客家人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黄遵宪·乐府《下水船歌》赏析

陈　平

电光一掣光闪天，洪波直泻无回旋。饥鹰脱鞲兔走穴，驰轮下阪箭离弦。君看我舟疾如驶，世间快事那有此。潮头拍拍鸥乱飞，舟人叫绝篙师喜。一山当头一对面，倏忽两山都不见。群山转瞬眼欲花，况又山头云万变。江随山转气益骄，蹴沙啮石波横跳，山虽百折舟一直，拍耳犹觉风刁刁。风声水声相鼓荡，舷倾桅侧终无恙。风乘我耶我乘风，便凌霄汉游天上。年来足迹遍五洲，浮槎曾到天尽头。长风破浪奚足道，平生奇绝输此游。忽闻隔岸唱邪许，纤夫努力力如虎。百丈横牵上濑舟，三朝三暮见黄牛。

这是梅州籍的晚清伟大诗人黄遵宪于1886年春作的一首著名的乐府诗《下水船歌》。诗歌描写他在1886年春潮骤涨时由松江（即现在的松口）乘“下水船”到潮州出海时的情景，原诗稿题为《

春江骤涨顺风行舟由松江达潮州仅数时耳，时丙戌正月也》。

诗人于1885年8月御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归国，次年春乘船从松江（即松口镇）至潮州。诗人所乘的应是风帆轻舟，由于水流湍急和下水船快，此时心情爽快，这首七言歌行以“太白之狂，东坡之豪”在诗人的“生花妙笔”下表现出来。

《下水船歌》开篇便抓住了风帆轻舟下水急驶的瞬间，一连用了几个比喻：“电光一掣”、“洪波直泻”、“饥鹰捕兔和奔驰轮下阪箭离弦”的速度，写出了韩江春潮水涨时船行之速，水势之猛，有声有色，渲染传神。此时诗人由于心情“爽快 ”，也许不知或忘却了这“凶与险”，反而感到“君看我舟疾如驶，世间快事那有此”的感觉！兴奋喜悦之余，看到驾舟的篙师们精准地用“竹篙”指点河边巨石，驾着轻舟，在弯曲的韩江上疾驶，飞起的惊涛骇浪，群鸥飞翔在浪花之中。耸立的群山，转瞬之间便消失了！风速船猛、波涛汹涌、江水拍击、江风刁刁，风声水声相互激荡，诗人似觉这些描写还不足于表现这个场景，便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两岸，扑入眼帘的更是翻滚的多变的层云。“舷倾桅侧终无恙。风乘我耶我乘风，便凌霄汉游天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作者已物我两忘：快意跃然纸上！

“年来足迹遍五洲，浮槎曾到天尽头。长风破浪奚足道，平生奇绝输此游。”黄遵宪的一生，多事任外交官的生涯。在任美国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之前，曾任大清驻日、英使馆参赞。真乃“足迹遍五洲”，当年的交通，当然是乘海船的，“长风破浪” 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在春潮骤涨的内陆河中乘“轻舟下水”可能是第一回，所以他感到特别的愉快。当然，旅行途中畅爽的心情，更会使诗人觉得如“春风得意”！所以，他用“平生奇绝”来表现此行的快意一点都不过分。

我家乡是松口的下游韩江边上，上世纪70年代之前，交通不便，我从老家丰顺来梅州，还必须从小胜渡口或潭江坐小轮船到梅县松口，再由松口转坐汽车或更小的轮船再由松口至梅县下市码头。那时候，从小胜渡口或潭江坐“上水”船，大约需20个小时。当年的“小轮船”始发站是潮州，终点站是梅县松口镇。大约早上7时左右从潮州开船，沿途的大站是丰顺的溜隍、潭江、大埔的高陂等地。船到丰顺潭江，已是当天下午6时左右，要第二天下午6时左右才可到达松口。在松口住上一晚，第二天改乘由松口至梅州汽车或更小的“轮船”，早上6时左右从松口出发，大约当天下午6时左右才可到达梅县。

我是韩江边长大的，深谙韩江春涨时的乘“下水船”的“快感”与惊险！回首少年时代在韩江边上的潭江镇读书时节，曾无数次在春涨时节坐这小木船“上水” 与“下水”，或“横渡”，亲眼看到过两次韩江春涨时舟船倾覆沉没，当年发生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当年，我们梅州和闽西的客家人就是沿着这条韩江（大埔三河霸以上叫梅江）这条黄金水道，走向东南亚，经商贸易、打工谋生，迁徙到世界各地。

正如著名作家张胜友《闽江·映象》说的：沿江两岸的人们，则“富家以财，贫人以驱，输中华之声，驰异域之邦”。

松口，或许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 的一个大码头！

松口，或许也是“一带一路” 之枢纽。

□散文

天地晖映契阔情

朱颂瑜（瑞士）

去墓地整理灵柩的那个黄昏，暮秋的夕阳在村里的路上洒下一片金黄的光影。教堂旁的公墓格外的宁静，只有几只游散的乌鸦，藏在墓碑的花丛间，把落日叫得绵长。

我看到公公失去生命的身体，病魔的折磨，将我们阴阳相隔，然而死神的呼唤，却没有把老人家慈爱善良的音容笑貌从人间带走。泪光中，往事像倒流的桥段，模糊了我的视线。

初次看到我的瑞士公公，是在12年前我刚来瑞士留学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公公穿着白背心粗布裤推着铲草机在苹果花盛开的园子里劳动，一双大水鞋粘满了泥土，乍看像个典型的山区农民。看到儿子身后的我，他停下手中的园艺活，热情地迎上来和我紧紧地握手，笑容格外慈爱善良。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瑞士老人，通过日后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我了解到，在他的生平，曾经担任过UNESCO巴黎以及国际劳工局日内瓦总部的顾问以及瑞士教育研究协会创始人等重要角色；曾经积极奔走热心救助过匈牙利十月事件中逃亡瑞士的难民；曾经好多年无条件地把自己家中的房间腾出来让给避走瑞士的难民居住；曾经为欧洲教育事业写下蔚为可观的学术著作然而一生淡泊名利，谈吐作风处处透视着瑞士人的质朴和低调。

这是一个人，也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气息和光泽。

在瑞士，政府公职人员都普遍这般低调朴实。国家对他们亦一视同仁不搞特权主义。我新婚早期住在日内瓦Paquis区的时候，当时瑞士在任女总理露特·德莱富斯也住在同一个区。那时上下班曾几次在区内的街道见到她。她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神态自若，身边既没有保镖，也没有随从。过路的行人哪怕认得她，也没有人表现得大惊小怪。

今日的瑞士，社会规章，事无大小，一切均有完善自觉的社会秩序。民风之纯，细微点滴，让人暗暗惊叹。比如说在城市，街头自动售报机是敞开式的，市民自取报纸投币付款完全靠的就是自觉性。公共汽车上的司机是不负责查票的，乘客购票与否靠的也是国民的自觉性。在乡间的村落，小农户门前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没有人看管，苹果青菜土豆鸡蛋整齐地堆在农家门口的一角，村里前来购物的左邻右舍按指示价目表放下钞票然后自取所需，已经成为瑞士和谐社会的一幅经典插图。

轻轻地把玫瑰花瓣铺在公公的身上，我慢慢地放下那双苍白的手。爱之忆念，萦绕心头，切肤之痛，无以排解。回首前事，犹记得公公生前常常趁着工作的空隙伏在花园里锯木除草，教导我自然之可亲，勤劳之可贵；犹记得当我还是外国学生身份留学瑞士的时候，公公为授予我宝贵的知识，偶然会趁着外出讲学的机会带上我这个旁听生；犹记得2001年举家同游云南的时候，公公婆婆在路上提早兑好零钱送给山区需要帮助的孩子；犹记得当我决定在阿尔卑斯山下许下终身的时候，我和先生还是在校的大学生，看到我的犹豫，公公婆婆坚定地对我说：“不怕，从今以后，你是我们的中国女儿，有什么事情，有瑞士爸爸妈妈在你身后。”

夕阳暖暖地投影在墓地上，给每一个墓碑锁上一层璀璨的金边。几个吊唁者提着花洒在墓碑前的花丛间浇水。婆婆告诉我，他们都是旁边养老院的老人，经常过来给已故的家人和朋友祭坟。

哦，老人院竟然就盖在墓地旁边？教堂钟声响起的时候，圣灵般的旋律回荡在整个村落。我在夜色渐浓的路上回望那些排列整齐的墓碑和公墓旁边的养老院。仿佛间，过往人生的各种纷扰，来时路上的执著纠缠，都在此刻倾听生死平和的天籁之音和一种敬畏自然的态度下，衬托得微不足道。来于自然，归于自然。

纪弦文物文献捐赠现代文学馆

诗人纪弦文物文献捐赠仪式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弦是台湾诗坛的三位元老之一，在台湾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不仅创作极丰，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建树。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他的诗极有韵味，且注重创新，令后学者竞相仿效，成为台湾诗坛的一面旗帜。这次纪弦家属给现代文学馆捐赠有近千册纪弦藏书，170多封信札及纪弦书房的陈设及其他相关资料。纪弦之子路学恂说，纪弦一生为诗，直到2005年生病时才停止写诗，他是一位爱国诗人，晚年还写有诗歌《还我钓鱼台》。他的文物文献捐赠文学馆，他在文学馆得到永生。